

我的前半生

爱新觉罗·溥仪著

下 册

(未定稿)

群众出版社

1962年10月

目 录

第六章 伪满十四年 (1932—1945)

- 一 同时上演的另一台戏..... 5
- 二 登场.....24
- 三 “元首”的“尊严”.....32
- 四 李頓調查团.....41
- 五 第三次做“皇帝”.....48
- 六 吉岡安直.....54
- 七 我的恐惧.....58
- 八 四大“詔书”及其他.....64
- 九 在羊的面前是狼.....73
- 十 “后”与“妃”的命运.....80
- 十一 大崩溃.....83

第七章 在苏联的五年 (1945—1950)

- 一 疑惧和幻想.....96
- 二 放不下来的架子.....99
- 三 我不认罪..... 103
- 四 远东国际軍事法庭..... 104

第八章 由抗拒到认罪 (1950—1954)

- 一 回到了祖国..... 114
- 二 第一次写自傳..... 123

三	乾隆的田黄石印	128
四	黑色的皮箱	132
五	交代一段历史真象	136
六	检举与认罪	144
七	震动	147
八	原形毕露	150

第九章 认罪以后 (1955—1956)

一	观测“气象”	159
二	劳动滋味	163
三	生活检讨会	167
四	血泪控诉	175
五	平顶山的方素荣	183
六	台山堡一家农民	190
七	第三次崩溃	193

第十章 一切都在变 (1956)

一	最初的答案	196
二	会见亲属	205
三	日本战犯	213
四	离婚	229

第十一章 “世界上的光辉” (1957—1959)

一	在我心里失掉过的	240
二	解放了的人	249
三	美与丑，善与恶	256
四	“监狱”	263
五	所方	269
六	命运是可以掌握的	275

第十二章 特赦(1959)

- 一 中共中央的建議..... 281
- 二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 288
- 三 告別..... 293

五十三年大事紀

第六章 伪滿十四年

(1932—1945)

一 同时上演的另一台戏

——摘录一个参与者的記述——

(1931—1932)

日本人建立这个“国家”組織，首先是建立地方的組織，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并不难，因为他们早已准备好培养好一批“人才”了。

九月二十三日，关东軍大佐參謀兼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賢二受本庄繁的命令，就任了沈阳市长。但是土肥原感到他到底是一个日本人，做事有些不太順手，不如利用汉奸来做，既省事，收效也大。于是他把豢养多年的大汉奸赵欣伯拿出来作替身。

赵欣伯原是滿族旗人，曾任清末禁卫軍的卫兵，辛亥革命后，在北京参加文明新剧团，因其面首还不恶，常飾旦脚，頗为某闊老（忘其名，据說是国民党某要人）所賞識，因而被拉进国民党。一九一三年，袁世凱驅逐国民党，赵欣伯也在北京站不住脚。他在演剧时曾与某王公的爱妾勾搭成奸，此时見事不妙，便誘拐她一同逃往大連。赵欣伯改名为刘笑痴；他拐来的王公爱妾改名为王爱痴。赵欣伯两手空空，生活困难，幸而他能說一口很好的北京話，合乎那时某些日本人的要求，就以教日本人学中国語維持生活。王爱痴也粗知文字，經日本人介紹在大連公学堂（初高小和初中程度）作初小教員。同时，赵欣伯因国民党的关系，与逃往大連的国民党有联络，为当时大連日本財閥相生由太郎（此人因包办大連碼頭装卸車船貨

物，榨取中国劳动工人的血汗而大发横财）石本貫太郎（此人包办贩卖鴉片致富）和日本大浪人大連泰东日报社长金子平吉这三个家伙所豢养。这三个人承担替日本軍閥政党財閥豢养中国的胡匪党徒扰乱中国治安的任务，以便发动中国内乱，給日本帝国主义造成侵华的机会，因此赵欣伯夫妇得到这三个日人的資助，于一九一五年到日本留学。赵入明治大学法科，这时才把刘笑痴的假名改为赵欣伯。他虽得到資助，生活仍不富裕，还是边讀書边教中国話，因此認識了一些日本陸軍士官学校和各高等專門大学的师生。王爱痴也因教中国話而結識了不少日本人。王爱痴后因怀孕难产，在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施行手术时死去。赵欣伯失去了这个搖錢树，生活收入大成問題，心殊不甘。日本軍人和各大学教授素与王爱痴有来往的，也支持赵欣伯提起訴訟，控告东京帝大医师，要求賠償損失。日本帝大医科以名誉关系，尽力运动东京地方法院不予起訴。該法院根据日本法律和法院判例，对于医师因用药或施行手术而危及病人的生命时，从——不以杀人論罪为理由，仅以“过失”的輕微处分了事，并没有判处任何賠償。各教授們就以“刑法过失論”为題，使赵欣伯向东京帝国大学提出“博士論文”，赵在各教授帮助之下，抄襲一些前清“大清律”的旧东西，用日本刑法的条文加以解釋，作为論文向东京帝国大学学士院提出。論文内容平常，实在沒有通过学士院授以博士学位的价值，但是日本有些人极力主張对于赵的論文，应当从政治意义方面去看，予以通过，授予赵以博士学位，理由是：出身日本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还从来没有获得过法学博士称号者，这次赵欣伯享受日本法学博士的荣誉，一方面既可略酬赵夫妇多年来对于日本的各种貢獻，又可以取得中国留学生的好感，使他們积极亲日，以便归国后为日本作些更多的貢獻，对于日本实现“大陆政策”也是有帮助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軍閥、財閥們都支持这个主張。加上赵欣伯到处奔走，哀求各方面帮助，因此日本学士院居然通过了他这个毫无价值的論文，授予赵以法学博士称号。赵在日本的社会地位，随之提高。日

本軍閥以为这只可以利用的走狗，长期放在日本，沒有多大意义，使他回中国对于日本会有更大的作用，因而通过張作霖日本軍事顧問本庄繁（也可能是另一位日本軍人，記不清楚了），于一九二六年把赵推荐給張作霖，并加以吹嘘，說赵欣伯博士品学兼优，尤其精通法学，为今日有数的学者。張作霖对于一个日本留学生本来无所谓重視与欢迎，現在赵欣伯既有本庄的介紹，每月拿出几百块錢賞他碗飯吃，也不算什么，便用赵为东三省巡閱使署法律顧問。赵欣伯获得了这个头衔，在东北政治舞台上总算有点活动資本，就大肆招搖起来，往来于軍閥官僚与日本軍閥之間，相当活跃。当时大多数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不屑与他来往，但是他总想聯絡一帮人造成一股势力，便以提倡研究中国法学为名，組織一个所謂“法学研究会”，地址設在沈阳博物館內，又从張作霖那里每月騙去一千元津貼作为經費，从日本法学杂志里翻譯一些沒有有什么价值的稿子，登載在他的“法学研究”刊物上，粉飾門面。从此赵欣伯三字逐渐在东北政学各界露出头来，他也就越发招搖撞騙，拉攏一些日本浪人匪徒，以壯声势，尤其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賢二最为亲密。因此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土肥原居然就从衣兜里把他掏出来，叫他做沈阳市长，作为自己的替身。

赵欣伯钻营多年，一旦如願以偿，就依靠他主子的淫威，勒索敲詐，大发横財，旧軍閥官僚巨商如汲金純，張仙舫等都遭殃及。他在三个月里获得巨款六十万元，貴重財物不計其数。这种行为也引起了其他汉奸头目的嫉恨和議論。十月二十八日袁金凱，闕朝璽等正在伪委員长室里和大家胡說乱讲赵欣伯的德性的时候，赵欣伯忽然帶領伪警察五十多人闖进省政府院內示威，表面上說市面不靖，用来保护大家的安全，实际上是由于袁、闕在对赵的恶劣行为私下議論，为赵所知，致有此举。闕当时忍不住大怒，便和赵口角起来，并到庭中大喊大叫說：“我性闕的外号闕大刀、闕屠戶，从来不怕死，警察弟兄們如果和我过不去，不要客气，請把我枪毙好了。若是面对面不好意思开枪的話，我可以轉过身来。”說着便把臉轉向里面，

大叫道：“請开枪吧！”当时大家把闕朝璽拉到屋里，并沒开枪。赵欣伯耀武揚威而去，一場小小喜劇至此收場。这时又有一个曾充北京政府財政总長，东三省边業銀行理事長的闕廷瑞，持有某日本人的介紹信，來沈陽見关东軍某參謀，自称以私人資格奉張作霖五妾之命，提取存款，求赵欣伯从中帮忙。赵要求先給他二十萬元，才能相助。闕說，手下无錢，候款取出時再給。彼此相持多日未決，事为別人聞知。赵认为闕既不行賄，又破坏他的名譽，恼羞成怒，密告日本宪兵隊長三谷清說：“闕廷瑞來沈陽表面上說是为人提款，实际上是為張學良偵探日軍的秘密。”日寇宪兵便把闕廷瑞抓起來拷打折磨，一星期后闕即慘死。

九月下旬，本庄繁派板垣征四郎到辽陽城里見老牌汉奸于冲汉，說：“本庄司令官很挂念你，現在身体怎样？如果能到沈陽住，医疗既方便，早晚又可以和本庄司令官与我們談談，我想于先生不会拒絕吧。”

原来于冲汉当日寇走狗的資格更老，与日寇的不少当权人物有来往，——尤其是与日寇在华的人物更其有良好的关系。

于冲汉是辽宁省本溪县人，生于一八六九年，家里是大地主，有一所大院，并霸占了院的前后两个山头，此外还开了一个雜貨店。他父亲曾在热河平泉当“州判”，不久即被因受不了蒙古王公压迫剝削借宗教力量起义的汉族农民杀死了，因此，清廷償了他的子孙为世襲云騎尉，并賜給其“五品頂戴”的銜級。

于冲汉在前清時曾考上过秀才，一八九一年因鎮压人民有功授县丞，一八九三年升候補知县。一九〇〇年于冲汉到了东京，在外国語学校中担任了中国語教师。从此开始，于冲汉与日本的統治者勾搭上了，走上了无耻的当汉奸的道路。日本統治者看到他能专心研究日本的情形，讲起日本話來也明晰流暢，认定他是奉天派唯一的“老日本通”。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派他到辽陽日本軍司令部当翻譯，以后又到沈陽日本軍政署当翻譯，因其肯賣力氣，善于奉迎討好，日本为了酬勞其功績，贈予了

一枚六等勋章。战后于冲汉先后当过“奉天省巡警总局提調(相当于参事)”亲手創辦了辽阳城內的巡警局，做过“奉天交涉司隨办”，“民国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員”。这时于冲汉已成了日寇的重要奴才之一，每有举行什么公开的活动都要让他参加。如一九一三年秋，日本“駐滿洲师团”在长春到大連铁路沿綫演习結束时，在“奉天附屬地”举行了“师团长閱兵式”，也邀請了他去陪閱。

一九一五年日寇的走狗張作霖任二十七师师长时，于冲汉在張师中任顧問。張作霖凭着日本的势力当上了奉天督軍兼省长，于冲汉也当上了“东三省官銀行号”总办。这个肥职給了他尽情搜括老百姓的大好机会，大大的发了洋财。特别是張作霖为了取得外汇，无止境地发行“奉大洋票”，以此来收买大豆去換“金票”，于是“奉大洋票”价值暴跌，造成了通貨膨漲。为了把这个負担轉嫁給劳动人民，就又发行“現銀元票”，原来的一元“奉大洋票”只值二分“現銀元票”。劳动人民吃了大亏，而这些軍閥汉奸却朋比分肥发了洋财。于冲汉从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四年，仅仅紅利就分得了五十余万元，其他用見不得人的手段搜括来的更不用說了。于是新置了大批田地，修了华丽的住宅和別墅。

在这同时进行的另一件更大的卖国勾当是：袁世凱与日本訂的二十一条卖国条款中，有一条是日本有鞍山铁矿的采矿权。根据这条，于冲汉的活动不遺余力，把祖国的权利拱手出卖給日本。一九一六年夏，日本在鞍山成立了一个名义上中日合办的“鞍山铁矿采矿振兴有限公司”，于冲汉出任中国方面的總經理。可是于冲汉对这条卖国条款的实现并不滿足，为了取得主子的欢心，也为了自己更好的发洋财，他与張作霖一块儿在这条款的基础上更发展了一步，把开采出来的矿石就地炼铁，以便减低成本。所以在鞍山附近强买农民的土地万余垧，作为建設炼铁高炉，炼焦炉及修筑运输铁矿石的铁道用地。又在铁道沿綫海城盖平两县境內强买苦土矿，长石矿，骨石矿等十余处。由于这个汉奸的势力，使許多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

归，而于冲汉却又发了一笔洋财。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后，这个公司由“中日合办”名义改为“日满合办”名义。次年于冲汉死去，其子继承了其总经理职位。于冲汉一手出卖祖国矿权的结果，国家的富源受到极大损失，供给了日本战略物资支持了其侵略战争，而于冲汉父子俩前后共捞到了一百八十万的横财。

因为于冲汉有了上述卖国“功绩”，一九一九年日本政府又赠给了他一枚“二等瑞宝勋章”。第二年于冲汉又作为张作霖的特使，赴日本东京，乞求日本谅解，数次会见了币原首相，上原参谋总长，内田外相，田中陆相，日本见其对主子的忠实，对其更为好感和信任。

以后即官运亨通，先后兼任奉系保安总司令部总参谋，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等，直到一九二七年因病辞职闲居。

所以，板垣一见了于冲汉就说了上面一段话。在九月初旬，关东军司令部从旅顺移到沈阳时，本庄繁路过辽阳，借口慰问于冲汉的病，下车到城里见过他。本庄繁于一九二六年后充张作霖军事顾问时期，与于冲汉很熟悉，彼此可以谈心。这次见面，本庄繁把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东北局势的看法和将来的行动已暗示一些，于冲汉心中早已有数。他现在听到板垣的话，便知道本庄繁让他出来，因而想到他自己过去很得张作霖的宠信，和杨宇霖一样，充任张作霖的总参谋。张学良当权以后，对于老一辈人很冷淡，自己也就只好呆了下来。再说现在本庄既这样看得起我，我怎能不听命呢？因此，他便回答板垣说：“谢谢本庄司令官的关怀和你的厚意，我这几天就想到沈阳见见司令官，只是身体不大作主。请回答司令官，无论如何我明天一定到沈阳。”

当时于冲汉患的是“烟后痢”病，大便带脓血，病情不轻，但是他听到主子赏脸呼唤，怎敢不听从。果然，第二天他便到沈阳，住在军署前的通天街的自己住宅里。从此日寇大佐参谋板垣征四郎，中佐参谋石厚莞尔，少佐参谋和知清，大尉参谋今田四郎和满铁奉天公所长镰田谦吉等出入于

家，催促他組織偽政權。

于冲汉在东北政界虽然是个老資格，要比赵欣伯高出多少倍，但終究由于他臭名远揚，人人齿冷，这次又是干的这样一种大逆不道的勾当，煞费力气，他也自知招呼不动，恐怕誤了主子的大事，遭到責罰。因此，他想把自命为“关外大儒”的同乡老友袁金凱拉出来作帮手（袁曾作过張作霖父子的秘书长，借势力卖官鬻缺，賺了不少錢，在辽阳占买了一千多响好地）。他把袁金凱請到他家里（袁住在于的对門），躺在大烟榻上作了如下一段談話。

于冲汉說：“我看东北局面必将彻底改变。日本处心积虑想要占据滿蒙，为日已久，这次得机会进軍东北各地，是实现它的大陆政策的开端，不是简单能够退兵的，并且根本也沒有退兵的样子。

“其次，老将（張作霖）在世的时候，还能听听我們的意見，遇事有个商量。現在小六子（張学良乳名）这孩子，子承父业虽有李世民的雄心（張学良曾以李世民自居），却沒有李世民的才具。他跑到关里贪图玩乐，把軍政中心无形中移到北京，置东北老家于不顾。我們还捧他有什么意义？

“第三，日本图謀侵占东北領土，已非一日，几个月来的情况尤为明显。蔣介石，張学良有兵有将，但是他們居然事前商量好，决心把东北奉送給日本。我們两手空空，无拳无勇，拿什么去抵抗日本，反对日本呢？我們既然离不开家乡，离不开东北这块土地，也不能像蔣介石，張学良那样狠心，坐視东北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去設法拯救。那么，只好将計就計，暂时答应日軍的要求，起来組織临时地方政府，維持治安，恢复秩序，既可穩住日軍，徐图挽救的方法，又可避免人民遭受日軍的蹂躪，这也不失为救国爱民的义举。如果日后有了办法，国际出来干涉，日本能够撤兵，張学良重归东北，我們也不失为守土保民之士，于国于民，可告无愧。我身体本来不好，現又有重病，不能出去应付。你的精神还好，我希

望你出头收拾这个难局。对于日軍方面無論有何困难，我当負責交涉，尽力帮助你担当难局，你看怎样？”

袁金凱原是个張作霖手下的紅人，但自張学良得势后，他这个“袁大儒”就被冷落下来了，他自然很不滿意張学良。他本是个利欲熏心官廳十足的家伙，听到于冲汉这翻恁恁，早已心旌搖搖，认为好机会到了，但是他表面上却假惺惺地装着頗有难色的样子。他說：“这样作，岂不是有失我們一生的名节，叫人笑罵嗎？并且我在东北的政治地位也不高，能力也有限，尤其对付日本人我是一点經驗也沒有。我看还是你出来撑着門面，我在后面帮助你比較妥当些。”

于冲汉大笑說：“你这个老奸巨滑，还在我眼前說假話！我問你：自古以来所謂名节二字值几个大錢？胜者王侯敗者寇，識时务者为俊杰。关于这些，你要比我明白得多了，还装什么腔？我实在病得动不了，請你不要迟疑。过了这个村，可就沒有这个店了。你放心，我說到那里，就做到那里。你只管出来，我决不能捧你上去，再撒梯子叫你摔下来。我明天就答复本庄。我們就这样办吧。”

袁金凱說：“假如我硬着头皮勉强出来，用什么名义呢？”于冲汉說：“先打出东北地方自治委员会的招牌来，还不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嗎？”袁金凱沉思了半天說：“不大妥当吧？”于冲汉說：“为什么？”袁說：“自治二字岂不是脱离中央独立了嗎？”于冲汉說：“你又装糊塗了。南京的蔣介石，北京的張学良拿出不抵抗主义对付日本，就等于不要东北，置东北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我們出来維持地方，保护广大人民安居乐业，这不是我們见义勇为，責无旁貸的好事情嗎？还管那中央作什么，难道独立自主不是蔣張逼着我們去做的嗎？”袁說：“你說的固然有道理，只是东北二字我看用不得。据說熙洽已在吉林独树一帜，黑龙江群龙无首，正陷于混乱状态。我們的力量实际上达不到吉黑两省，我看用辽宁两字比較妥当。并且闕朝璽（張作霖时代的热河督統，奉軍軍长）这个家伙已糾合一帮无賴流氓，在沈阳城内

打起所謂“四民維持會”的招牌，聽說還利用一幫日本浪人小倉正治，水上等，勾結滿鐵總裁內田康哉作為靠山，想擁戴恭親王溥偉為首領，恢復滿清，進行復辟。我看可以把關朝璽拉過來，加入我們的組織。我們的組織添了這樣一個軍人代表比較有利，又可以瓦解四民會，恭親王非分的野心，也就無從施展。你看怎樣？”

于沖漢沉思半天說：“這也使得。但是委員人選不宜過多，越多越亂，不好辦。據我看，你擔任委員長，我和關朝璽，再拉上趙欣伯擔任委員，省得他們背後搗亂。本來還有些人可以拉出來，但是怕他們畏首畏尾，不肯出來，暫時只我們四個人也就夠了。”

袁金凱說：“還是你擔任委員長，對日軍方面辦事容易。你身體不好，一切事務由我來負責。”于說：“你擔任委員長最相宜。你怕麻煩，就叫關朝璽擔任付委員長，麻煩事叫他去擋。我幫助你對付日本人。這樣，趙欣伯就無從施其伎倆了。”

袁金凱還是半推半就地說：“好吧，待我明天召集大家商量一下再說吧。”

十月二日，袁金凱在遼寧省政府召集各廳處長開會。當時財政廳長張振鷺，建設廳長魯穆庭，井務處長黃顯聲等都在北京，只有教育廳長金毓紱和瀋陽縣長出席。此外，商務會長、農務會長，教育會長和各法團代表們也都參加。袁金凱說：“目前時局不定，群龍無首，人民無所適從。我們本諸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大義，擬組織遼寧地方維持委員會，代行遼寧省政府職權，以安民心。一俟秩序恢復正常，這個會立即解散，決不拖延，大家以為如何？”到會的人大家面面相覷，默無一言。還是瀋陽縣長很機伶，首先發言說：“我看浩老（袁金凱別號浩珊）的意見很對。事到今日，只好這樣辦。”大家原無成見，便說：“浩老識多見廣，老成練達，看怎辦就怎辦吧。”於是瀋陽縣長又提議推舉袁金凱為委員長，關朝璽為副委員長，于沖漢、趙欣伯為委員，大家都無異議通過。袁金凱提議張某（忘其姓名）為

該委員會秘书长，大家无意見，辽宁省伪政权就这样产生出来了。

十月三日，袁金凱即以伪委員长的名义把成立伪政权的經過通令各市县，并发出布告。

伪政权成立后，日寇关东軍司令官本庄繁以下僚屬，都不滿意，认为該委員會的声明，既无东北脱离中国，独立自主字样，却有等待張学良归来的說法，这等于是为張学良看家而敷衍日本的表示。因此板垣征四郎等对于冲汉說，本庄司令官对于辽宁地方維持委員會的組織很不滿意，认为不合乎日軍的要求。于冲汉只得哀求日寇主子息怒，容許他日后徐图补救。同时日軍立派滿铁公司卫生課长滿洲青年联盟理事长医学博士金井章二为該委員會最高顧問，升巴二郎为顧問，監督指揮該会遵照日軍的意旨办事。金井对于辽宁省政本来一窍不通，因又拉上阮振鐸（当时吉长铁路局医院院长，曾在滿铁公司設立的南滿医科大学讀过书，与金井有师生关系）为該会顧問，作为帮手。但是这个伪政权的政令，几乎不能出沈阳城一步，袁金凱坐在辽宁省主席办公室里所委任的一些伪县长，由于地方秩序沒有恢复，也不能到差。一群大小汉奸聚在会客厅里，除了胡說乱道一陣，便大摆宴筵，每飯成席。金井、升巴、阮等除了作威作福，大吃大喝外，也无所施其伎俩。

日寇侵占了沈阳、长春、吉林各大城市，树立了地方的伪政权，組織了伪軍警，但是沈阳的伪地方維持委員會，既不合于日軍的要求，也无实际作用，除在滿铁沿綫上的六七个县外，对于其余全辽宁四十几县完全无力控制。加上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在九月底后都已移到錦州，并調辽西一带东北軍队四五万人据大凌河南岸抵抗日軍前进，使日軍不能渡河。日寇采取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手段，把豢养多年的流氓汉奸凌印清拿出来，委为东北自卫軍总司令，占据盘山县一带，招集胡匪天下好（蓋中华），老北風（張海天），項青山，卑庭秀等五万多人，由日寇供給枪械子彈，打起青天白日旗，以“救国救民，保卫地方，实行自治”为幌子，

但不久即为东北軍黃显声部所消灭，凌印清被枪决。

但是日寇心殊不甘，声称为凌印清报仇，又想利用張学良的叔伯兄弟張学成(素与張学良不睦，有野心)。关东軍司令官本庄繁把張学成找到沈阳旅館(关东軍司令部所在地)利誘他說：“日本进軍东北，原无侵占东北領土之意，本想促进令兄張学良的觉悟，脱离蔣介石的牢籠，速归东北，实行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以便共同保卫滿蒙，防御赤化势力的侵入。不想令兄張学良执迷不悟，反友为仇，因此請你出来，共同协力剿灭东北殘軍，恢复东北秩序。我保障你作一个东北軍政两方面的大首領。請你想想，大好机会不可錯過。”張学成是个利欲薰心，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的家伙，当即向本庄表示願作犬馬。本庄就委他为东北自卫軍总司令，供給枪械子彈，在黑山一带招收胡匪四万多人，打起紅藍白黑滿地黃的旗帜，宣布独立自治，打击东北軍。不料还不到二十天光景，就被东北軍打散，張学成也被枪决于黑山县。

据当时南滿铁路公司顧問日本陸軍中将高柳保太郎說，日本关东軍侵占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善后方案有三个。一个是估計張学良失去了老家，即丧失了政治上的根据地，等于丧家之犬。他为恢复实力，可能改变排日的态度，自动地投降日本，承认和履行所謂二十一条，和日本合作，实行中日亲善，开发滿蒙資源共同防御共同的敌人(指苏联)。另一个是，如果張学良不肯归来投降日本，日本就从現在东北的中国人物中选一个堪作东北代表的人物，支持他实行东北独立自治，組織一个实行中日亲善的政权。再一个是，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人物，就把在天津的溥仪弄来作傀儡，組織伪政权，从历史关系來說也讲得下去。尤其大佐参謀土肥原賢二竭力贊成这个方案。高柳保太郎又說，无论那个方案，都必须把整个滿蒙完全侵占后才能实现。現在辽吉两省大部份虽已侵占，黑龙江省还没拿下，辽西一带也有問題，必須軍事政治两方面双管齐下，才能較快地达到侵略的目的。

关东军因为现有的辽宁伪组织很无力，汉奸人物也不够用，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再三催促于冲汉成立新的伪组织。同时本庄繁又和南满铁路公司总裁内田康哉联络，要他赶快选定大批青年人物以便应用。因此，十一月一日，所谓“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的伪组织便突然出现。这个伪组织设在沈阳城内女子同泽中学，内部组织为部长由于冲汉担任，他的长子于静远，沈阳税捐局长王家鼎，满铁公司文书科长中西敏宪，日本律师中野晓逸（大连民政署长，著名鸦片贩子中野有光的儿子）为顾问，辽宁省政府諮议，大连关东报总编辑王子衡为秘书，满铁公司庶务课长结城清太郎为总务科长，本溪湖煤铁公司秘书王秉鐸为调查课长，满铁公司参事笠木良朋为联络课长，于静远兼任青年训练所长。担任参事的有：曲秉善，张贤才，吕作新，张汉江等二十多名和满铁职员中参加日本青年联盟和雄峰会组织的其他各方面的日本人二百多人。这个伪组织的任务是宣传日寇侵占东北的大陆政策是“除暴安良，合理合法的义举”，监督指导各县行政，调查研究东北人的思想情况，以便作出对策，并且还要导演出“民众自治”和“要求独立”的一出戏。因此派出大批日寇和汉奸，穿着中国棉袍马褂（当时东北人民爱国仇日情绪很高，日寇穿洋服怕遇害，因而都换上中国便服，避免招祸，进行所谓“宣传宣抚”工作也比较方便）。十二月下旬，他们叫嚷着要为凌印清，张学成复仇。这些人随着关东军第八师团前往锦州，锦西一带各县，大散宣传品，说什么“日军仗义兴师，讨伐残暴，如有暗藏敌军，援助匪徒，破坏日本军事行动者严加惩处，如有帮助日军密报敌人的行动者给以重赏”。东北军终以众寡不敌，于一九三二年一月月上旬自动地向西退却。日寇军逼近山海关后即不再前进，整个辽宁省至此完全被日寇侵占。辽西八县政府改名为县公署，派有日寇充“县公署”参事，并有汉奸翻译，指导监督县政，进行所谓宣传抚慰，麻痹人民的“自治”工作，为进行建立伪国创造条件。

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因为拒绝与日军合作，于九月二十二日被监禁